

故宫文丛

宫女谈往录

下册

紫禁城出版社
金易 沈义羚 著

宫女生活
慈禧起居
慈禧西逃
慈禧娘家
光绪帝及后妃
太监琐事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宫女谈往录 / 金易, 沈义羚著 北京: 紫禁城出版社, 2004.10
(故宫文丛)
ISBN 7-80047-424-4

I. 宫… II. ①金…②沈… III. ①西太后(1835~1908) — 生平事迹 — ②宫廷 — 生活 — 中国 — 清后期
IV. ① K827·52 ② K252·0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3589 号

宫女谈往录

金 易 沈义羚 著

紫禁城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內)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: 787×960 1/16 字数: 280 千 图: 242 印张: 25.5

2004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: 1 - 6000 册

ISBN 7-80047-424-0/K·194

定价: 48.00 元 (全二册)

宫女

谈往录

紫
禁
城
出
版
社

下
册

慈禧西行

我们渐渐谈到太后出逃前后的情形了。

回想老宫女谈这些事的时候，多半是在1948年的冬天。那时正是雨雪凄厉、鸡鸣不已的关键时刻。傅作义的兵多半撤进城来了，解放军试炮的炮弹已经落到东单广场上。满街是兵。我的家也被波及到了。一个国民党军当官的闯进院来，说他的家眷要住我租来的闲房，因为孩子到外婆家去了，冬天有房空着。真是“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清”。我的嘴皮子没有枪杆子硬，《诗经》上不是早就说过吗，“维鹊有巢，维鸠居之”。据传说，鸠的粪有恶臭，拉在鹊巢里，鹊怕臭只好躲开罢了。我没处可躲，唯一的办法是紧闭窗门，蛰伏在屋子里。我的病明显恶化了，百无聊赖，就想起该请老宫女给讲讲太后去西安的事。

老宫女委婉地拒绝了。用她自己的话讲：“我自从13岁进宫，像鸟装进笼子一样，只要出了神武门，东西南北全不清楚，我怎么配讲老太后去西安的事。当时坐在蒲笼车里——蒲笼车是东北话，车帮上两边各有两个槽，把一丈多长的竹板子弄成弓形，放在槽里搭成架，用芦席铺在架上，外形像罗锅桥桥洞似的棚。既可以遮阴避雨，平时又可通风。出逃的时候，我们下人坐的就是这种车。身底下铺的又少，浑身长满了痱子，衣服全臭了，头发根下成片的痱毒，坐一天车摇得骨头节全是酥的。反正我也想开了，什么也不问，车拉到哪里，哪里就是我的家，昏天黑地过了两个多月，我能说什么呀！”她像倒了核桃车似的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套。我说：“您仔细想想，分阶段地想，就会想起来的。譬如出逃以前，逃跑的早晨，第一天的路上，初次外宿，或者路上的特殊情况，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，都是谈话的好资料。只要是您看到的事，都可以说说。”她不言语了，半天仰起脸来说：“成本大套的我可不会说，只能说我知道的一星半点儿。”我说：“那就很可贵了。”于是她断断续续地给我谈了以下的这些事情。

珍妃死在西行前

逃跑是在光绪二十六年，即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(1900年8月15日)的早晨，也就是俗话说——闹义和团的那一年。

老宫女一边回忆，一边慢慢地说，

虽然这事已经过了40多年，大致我还能记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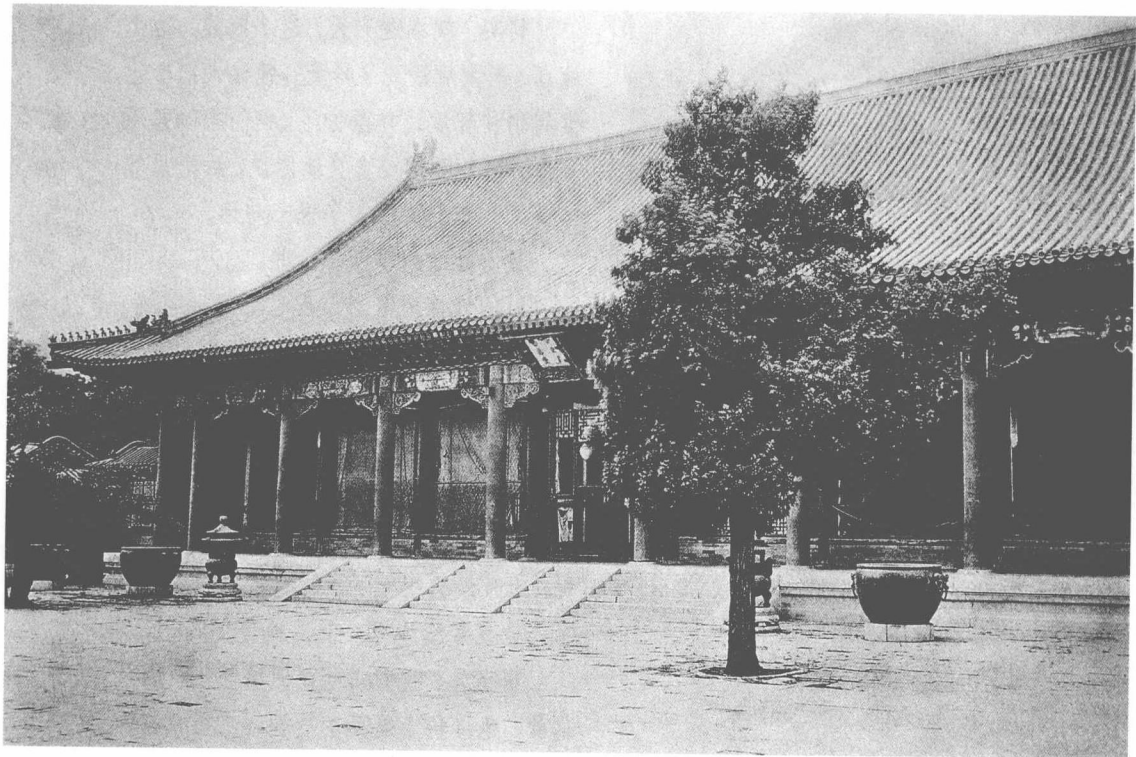
我记得，头一天，那是七月二十日的下午，睡醒午觉的时候。——我相信记得很清楚。老太后在屋子里睡午觉，宫里静悄悄的，像往常一样，没有任何出逃的迹象。这天正巧是我当差。

我还要絮叨几句。这一年是我第二次回到宫里来，太后对我格外开恩，所以我特别小心，不争宠，不拔尖，死心塌地伺候老太后。宫里变样了，春苓子、小翠已经离开宫了，老伙伴只剩下小娟子。小娟子不知替我说了多少好话，老太后才点头让我回宫来，当然不是她一个人的力量，所以我对小娟子也特别感激。说句实在话，我心甘情愿听小娟子的调遣，因为她聪明、直爽，没有歪心眼。那时她是宫里的大拿(掌事儿的)，我是她的副手。

在宫里头我们只知道脚尖前的一点小事，其他大事丝毫也不知道。老太后有好多天不到园子里去了，和往常不大一样。到二十日前两三天，听小太监告诉我们，得力的太监在顺贞门里，御花园两边，都扛着枪戒备起来了。问为什么，说也不说。我们也风闻外头闹二毛子(教民)，但谁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小娟子暗地里嘱咐我，这几天要格外留神，看老太后整天板着脸，一丝笑容也没有，嘴角向左边歪得更厉害了，这是心里头憋着气的象征，不定几时爆炸。当侍女的，都提心吊胆，小心侍候，免得碰到点上自找倒霉。

那一天下午，我和往常一样，陪侍在寝宫里，背靠寝宫的西墙坐在金砖的地上，面对着门口。这是侍寝的规矩。老太后头朝西睡，我离老太后的龙床也就只有二尺远。在老太后寝宫里当差是不许没有人样子的，要恭恭敬敬地盘着腿，眯着眼，伸着耳朵，凝神屏气地倾听着帐子里的声音。……

突然，老太后坐起来了，撩开帐子。平常撩帐子的事是侍女干的，今天很意外，吓了我一跳。我赶紧拍暗号，招呼其他的人。老太后匆匆洗完脸，烟



紫禁城中的乐寿堂。慈禧晚年自比当年的乾隆爷，常居于此。这幅照片摄于1900年，是侵华联军中的摄影师拍摄的，为当年慈禧居住时的原貌。

也没吸，一杯奉上的水镇菠萝也没吃，一声没吩咐，迳自走出了乐寿堂（这是宫里的乐寿堂，在外东路，是老太后当时居住的地方，不是颐和园的乐寿堂），就往北走。我匆忙地跟着。我心里有点发毛，急忙暗地里去通知小媚子。小媚子也跑来了，我们跟随太后走到西廊子中间，老太后说：“你们不用伺候。”这是老太后午睡醒来的第一句话。我们眼看着老太后自个往北走，快下台阶的时候，见有个太监请跪安，和老太后说话。这个太监也没陪着老太后走，他背向着我们，瞧着老太后单身进了颐和轩。

农历七月的天气，午后闷热闷热的，大约有半个多时辰，老太后由颐和轩出来了，铁青着脸皮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们是在廊子上迎老太后回来的。



珍妃像。珍、瑾二妃，姓他他拉氏，均为礼部侍郎长叙之女。瑾妃年长，珍妃年幼，二人均选为嫔。光绪二十年，同时晋封为妃。珍妃天资聪颖，受皇帝宠爱。光绪二十四年，戊戌政变，光绪与珍妃分别遭到囚禁。二十六年，联军攻陷北京，慈禧仓皇出逃前，逼令25岁的珍妃坠井身亡。

其实，就在这一天，这个时候，这个地点，老太太赐死了珍妃，她让人把珍妃推到颐和轩后边井里去了。我们当时并不知道，晚上便有人偷偷地传说。后来虽然知道了，我们更不敢多说一句话。

我所知道的事就是这些。

时间悄悄地流逝，人世不断地喧腾，经过改朝换代，到了民国初年，我们说话都没有什么忌讳的时候，有一年正月，崔玉贵到我家来串门，闲谈起这件事，他还有些愤愤不平，说老太太对他亏心，耍鬼花样。现在我把当时崔玉贵和我说话的情况，大致给描绘一下。也不见得全是原话了，让我慢慢地想，慢慢地说。

崔玉贵，我们叫他崔回事的，不称崔总管，免得和李莲英李总管之名重复。他在辛丑回銮以后，被撵出官，一直住在鼓楼后边一个庙里。庙里住着好多出官的太监。他觉得在这里住着方便，不受拘束。这也就是崔玉贵为人还不错的明证——他

当过二总管，如果当初他亏待了太监，决不敢在这里住，舌头底下压死人，大家伙骂也把他骂跑了，可他能在太监堆里住下去，足见他的人缘是很好的。他一直没有家眷，过着单身生活，所以也没有牵挂。经常的活动是起早贪黑地练武，摔打(锻炼)自己的身子。

我那时住在北池子孟公府，梳头刘的后人住在奶子府中间，桂公爷(桂祥，老太太的娘家兄弟)住在大方家胡同西口里头。崔玉贵是桂公爷的干儿子，也就是隆裕皇后的干兄弟，所以他在官里很红，因为有桂公爷做靠山。按太监的行话说，叫钻桂公爷的裤裆。他到桂公爷家来来往往，要经过我们两家门

口。民国以来，崔玉贵是个恋旧的人，过年过节都到桂公爷家里照个面，虽然桂公爷不在世了，但他不愿意落下个“人在人情在，人死两丢开”的话柄。为了表示不忘旧，他常常是先直接到桂公爷家去，由大方家胡同出来时就遛达遛达。他是练武的人，不爱坐车。他顺路先到奶子府刘家，歇歇腿儿，就来到我家，这是他必经之路。也常在我家吃便饭，他和老刘(刘太监，老官女的“丈夫”)从前都一起伺候过光绪爷(戊戌前，老太后派崔去监视过光绪)，又都是冀南的小同乡(崔是河间人，刘是宁晋人)，人不亲土亲，再说，同是一个笼子里出来的，坐在一起也有话说。他饭量大，嘴馋，又是北方人，爱吃山东菜，40多岁的人了，一大盘红烧海参小膀蹄，吃得盘光碗净，然后抹抹嘴唇，笑着说“我又可以三天不吃饭了。”接茬跟老刘拉起乡谈来，说“咱们冀南不是有句俗语吗，叫吃一席，饱一集，一集是五天，我说三天还说少了呢！”老刘说，“您当过寿膳房总管，什么好的没吃过。”他说，“那时吃着揪心，这时吃着舒心。”

他是个爽快人，办事讲究干净利索，也有些抢阳斗胜的味儿，好逞能露脸。当时在宫里年纪又轻，所以宫里的小太监背后管他叫小罗成。但他是个阳面上的人，绝不使阴损坏。因此太监都怕他，但不提防他。他也比较有骨气。他和李莲英面和心不和，自从被撵出宫以后，他从没求过李莲英。就是他的徒弟，有名的小德张，可以说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，在隆裕时代红得发紫，他也从不张口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时运不济，抱着胳膊一忍，谁也不求”，很有冀南人的倔劲。他常到后门桥估衣店里去喝茶。这家估衣店是专收买宫里东西的，掌柜的把他当圣人看待，但他从来也不花他们的钱。从后门桥往东南，不太远，就是大佛寺，荣寿公主的府就在那儿，内里熟人很多，但他从不登她的门儿。

他好打扮成武教师爷模样。正月到我家来，头上戴一顶海龙拔针的软胎帽子，毛茸茸的活像蒙古猎人。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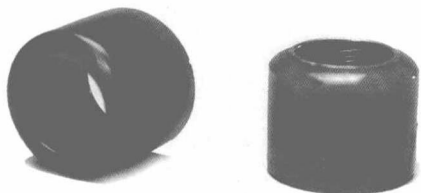
太监崔玉贵。一个高大壮实的人，是个“练家子”，能吃能喝能习武。

瞧就知道是大内的东西。海龙是比水獭还要大的海兽，皮毛比水獭不知要高贵多少倍。这种海兽不到大雪以后皮毛上不长银针，必须到了节气，银针才长出来。厚厚的油黑发亮的绒毛，长出一层三寸来长像雪一样的银针，只有海参崴进贡，别处是没有的，宫里叫“蹇(崴)子货”。他穿着黑缎团龙暗花的马褂，前胸后背各是一副团龙，不到民国是不许穿的，两寸高的紫貂领子，俗话说“金顶朝珠挂紫貂”，过去不是入过翰林院的人，是不许穿紫貂的。领子向外微微地翻着，一大片毛露在外头，这叫出锋的领子。衬着一件深湖色的木机春绸的皮袍，应时当令的银狐嗉筒子，前后摆襟清清楚楚地露着圆圆的狐肱。银狐嗉是银狐狸脖子底下的毛，狐狸身上以这儿的毛最长，但又最轻。狐狸前腋下有两个旋涡，也是毛最厚最好看的地方，割下来做成像钱一样的圆圈，这叫做狐肱。穿狐嗉并不算多高贵，穿狐嗉而带狐肱，那穿狐皮衣服就算到家了。他下身是玄色春绸棉裤，裤脚往后一抿，用两根蓝飘带一系，脚底下一双两道梁的满帮云头的粉底大缎子棉鞋。往上一看，很神气，往下身一看，很匪气，这大概也足以代表崔玉贵的为人了吧。他常常自嘲地说：“我是猴坐金銮殿，把我摆多高贵的地位，也不会是人样子。”穿着王爷的打扮，摇摇摆摆在大街上步行，这在北京城崔玉贵可能是独一份了。

崔玉贵也确实是好样的：将近50岁的人了，腰不塌，背不驼，脸膛红扑扑的，两个太阳穴鼓着，跟其他的太监就是不一样。他常在嘴边上的话：“我活着就活个痛快！”别的太监到40岁开外早成了弯勾大虾米啦。他对自己管得很严，不吸烟不喝酒，左手经常握着一个浅红玛瑙的鼻烟壶，右手拇指上套

着个翡翠搬指(也写作班指，原八旗勇士拉硬弓时特意用皮套把拇指保护起来，以后成为武士特殊装饰)。他说：“用这搬指管着我，免得我右手管闲事。”练武的人能管住自己的手，是很不容易的。

我在这里再添几句闲话。当太监的妻子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太监心毒，没度量，嫉妒心最强，又心眼多，而且尽歪心眼。老刘平常绝



搬指原是一种专供射箭拘弦时保护手指的器具，在清代大量制作，非常盛行，一般套在大拇指上，后仅只起装饰的作用。

不让我跟男人说话，更不许我上街，也不许我走亲戚串街坊。我就像在盒子里生活一样，只有崔玉贵来了，我们能坐在一起谈谈话。一来是他知道我们底细，二来老刘佩服他。我们俩都尊敬地管他叫崔大叔，他也大马金刀地管我叫侄媳妇。就这样，我们谈起了老太后出走前后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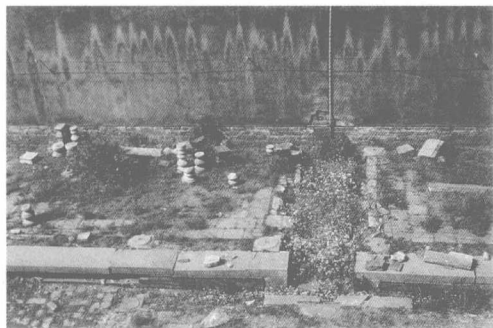
他愤愤地把鼻烟壶往桌子上一拍，说：“老太后亏心。那时候累得我脚不沾地。外头闹二毛子，第一件事是把护卫内官的事交给我了。我黑夜白天得不到觉睡，万一有了疏忽，我是掉脑袋的罪。第二件事，我是内廷回事的头儿，外头又乱糟糟，一天叫起(召见大臣)不知有多少遍。外头军机处的事，我要奏上去，里头的話我要传出去，我又是老太后的耳朵，又是老太后的嘴，里里外外地跑，一件事砸了锅，脑袋就得搬家，越忙越得沉住气，一个人能多大的精气神？七月二十日那天中午，我想乘着老太后传膳的机会，传完膳老太后有片刻嗽口吸烟的时间，就在这时候请膳牌子最合适(膳牌子是在太后或皇上吃饭时，军机处的牌子上写好请求进见的人名，由内廷总管用盘子盛好呈上，听凭太后、皇上安排见谁不见谁)。牌子是薄薄的竹片，约五寸多长，三分之一用绿漆漆了顶部，三分之二用粉涂白了，写上请求进见的官职。也俗称绿头牌子。这是我细心的地方，当着老太后的面把膳牌请走，心明眼亮，免得有麻烦。这是我分内的差事，我特别小心。就在这时候，老太后吩咐我，说要在未正时刻召见珍妃，让她在颐和轩候驾，派我去传旨。”说到这里，崔玉贵激动起来了，高喉咙大嗓门地嚷着。

“我就犯嘀咕了，召见妃子例来是两个人的差事，单独一个人不能领妃子出宫，这是官廷的规矩。我想应该找一个人陪着，免得出错。乐寿堂这片地方，派差事的事归陈全福管，我虽然奉了懿旨，但水大也不能漫过船去，我应该找陈全福商量一下。陈全福毕竟是个老当差的，有经验，他对我说：‘这差事既然吩咐您一个人办，您就不要敲锣打鼓，但又不能没规矩，现在在颐和轩管事的是王德环，您可以约他一块去，名正言顺，因为老太后点了颐和轩的名了，将来也有话说。’我想他说的在理。

“景祺阁北头有一个单独的小院，名东北三所，正门一直关着。上边有内务府的十字封条，人进出走西边的腰子门。我们去的时候，门也关着，一切



东北三所。所谓“冷宫”的北房三间年久失修已然倒塌，只有西房还在。当时是负责监管的太监住。



有过故事的“冷宫”北房废墟。

都是静悄悄的。我们敲开了门，告诉守门的一个老太监，请珍小主接旨。

“这里就是所谓的冷宫。我是第一次到这里来，也是这辈子最末一回。后来我跟多年的老太监打听，东北三所和南三所，这都是明朝奶母养老的地方。奶母有了功，老了，不忍打发出去，就在这些地方住，并不荒凉。珍妃住北房三间最西头的屋子，屋门由外倒锁着，窗户有一扇是活的，吃饭、洗脸都是由下人从窗户递进去，同下人不许交谈。没人交谈，这是最苦闷的事。吃的是普通下人的饭。一天有两次倒马桶。由两个老太监轮流监视，这两个老太监无疑都是老太后的人。最苦的是遇到节日、忌日、初一、十五，老太监还要奉旨申斥，这是由老太监代表老太后，列数珍妃的罪过，指着鼻子、脸申斥，让珍妃跪在地下敬听，指定申斥是在吃午

饭的时间举行。申斥完了以后，珍妃必须向上叩首谢恩。这是最严厉的家法了。别人都在愉快地过节日，而她却在受折磨。试想，在吃饭以前，跪着听完申斥，还要磕头谢恩，这能吃得下饭吗？珍妃在接旨以前，是不愿意蓬头垢面见我们的，必须给她留下一段梳理工夫。由东北三所出来，经一段路才能到颐和轩。我在前边引路，王德环在后边伺候。我们伺候主子向例不许走甬路中间，一前一后在甬路旁边走。小主一个人走在甬路中间，一张清水脸儿，头上两把头摘去了两边的络子，淡青色的绸子长旗袍，脚下是普通的墨绿色的缎鞋（不许穿莲花底），这是一幅戴罪的妃嫔的装束。她始终一言不发，大概她也很清楚，等待她的不会是什么幸运的事

“到了颐和轩，老太后已经端坐在那里了。我进前请跪安复旨，说珍小主

奉旨到。我用眼一瞧，颐和轩里一个侍女也没有，空落落的只有老太后一个人坐在那里，我很奇怪。

“珍小主进前叩头，道吉祥，完了，就一直跪在地下，低头听训。这时屋子静得掉地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楚。

“老太后直截了当地说：‘洋人要打进城里来了。外头乱糟糟，谁也保不定怎么样，万一受到了污辱，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，也对不起列祖列宗，你应当明白。’话说得很坚决。老太后下巴扬着，眼连瞧也不瞧珍妃，静等回话。

“珍妃愣了一下说：‘我明白，不曾给祖宗丢人。’

“太后说：‘你年轻，容易惹事！我们要避一避，带你走不方便。’

“珍妃说：‘您可以避一避，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，维持大局。’

“就这几句话戳了老太后的心窝子了，老太后马上把脸一翻，大声呵斥说：‘你死在临头，还敢胡说。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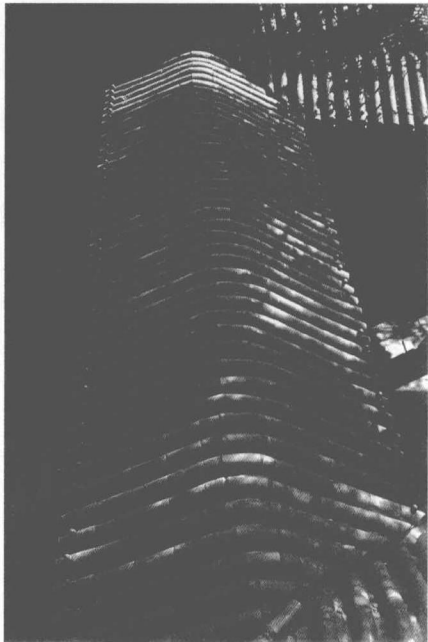
“珍妃说：‘我没有应死的罪！’

“老太后说：‘不管你有罪没罪，也得死！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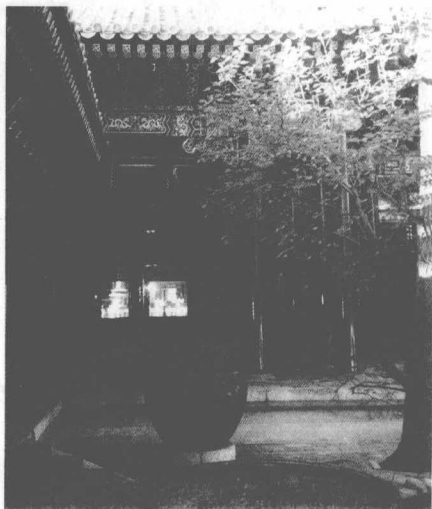
“珍妃说：‘我要见皇上一面。皇上没让我死！’

“太后说：‘皇上也救不了你。把她扔到井里头去。来人哪！’

“就这样，我和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，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。珍妃自始至终嚷着要见



从颐和轩去贞顺门的走廊。25岁的珍妃从这里走过，再也未能回来。



皇上!最后大声喊:‘皇上,来世再报恩啦!’

“我敢说,这是老太后深思熟虑要除掉珍妃,并不是在逃跑前,心慌意乱,匆匆忙忙,一生气,下令把她推下井的。

“我不会忘掉那一段事,那是我一生经历的最惨的一段往事。回想过去,很佩服25岁的珍妃,说出话来比刀子都锋利,死在临头,一点也不打颤——‘我罪不该死!’‘皇上没让我死!’‘你们爱逃跑不逃跑,但皇帝不应该跑!’——这三句话说得多在理,噎得老太后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,只能耍蛮。在冷宫里待了三年之久的人,能说出这样的话,真是了不起。

“你们知道,我是提前由西安回来的。把老太后迎回宫里来,不到三天,老太后就把我撵出宫来了。老太后说,她当时并没有把珍妃推到井里的心,只

在气头上说,不听话就把她扔到井里去,是崔玉贵逞能硬把珍妃扔下去的,所以看见崔就生气、伤心。因此她把我硬撵出宫来。后来桂公爷说,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呢!听了这话,我还能说什么呢?自从西安回来后,老太后对洋人就变了脾气了,不是当初见了洋人,让洋人硬磕头的时候了,而是学会了见了洋人的公使夫人笑着脸,拉拉手了。把珍妃推到井里的事,洋人是都知道的,为了转转面子,就将罪扣在我的头上了。这就是老太后亏心的地方。说她亏心并没有说她对我狠心,到底还留我一条小命,如果要拿我抵偿,我又有什么办法呢?想起来,我也后怕。自从离开宫以后,再也不敢沾宫的边,我怕把小命搭上。听桂公爷说,撵我出宫,是荣寿公主给出的主意,这个主更不好惹。”崔玉贵的话就说到这儿。

在逃亡的路上,我看到了光绪,眼睛像

顺贞门内的水井,现在人们只知道它叫珍妃井。树影摇曳中,喧嚣着各种不同的语言,惊讶这么小的井口怎么能通过一个人?





慈禧与外国公使夫人们的合影。经过了西逃之后，慈禧一改排外为媚外，但仍然痴迷于3500颗珍珠的披肩和镶着珠宝的绣鞋的魅力。

死羊一样，呆呆的。

听完了老宫女叙说珍妃遇害的事，不禁使我低头长叹。珍妃所以在冷宫里忍辱等了三年，无非是盼望光绪好起来，自己也跟着好起来，“但愿天家千万岁，此身何必恨长门”，只求光绪能好，在冷宫里忍几年也算不了什么！当双方困难时期，彼此隔离，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。她和光绪的心情，是很容易理解的。但在老太后那样的凶狠压迫下，光绪又怎能好起来呢？只能喟叹“朕还不如汉献帝”罢了（光绪在瀛台被困时，看《三国演义》自己嗟叹的话）。做了30年的皇帝，连自己唯一知心的女人都庇护不了，“噤若寒蝉”，死了爱妃问都不敢问一声，也真让人可怜了。过去唐朝李商隐曾讥



瑾妃于宣统年间被封为端康皇
贵妃。死于1924年溥仪出宫之
前。终年51岁。

讽唐明皇说：“可怜四纪为天子，不及卢家有莫愁。”玄宗当了40多年的皇上，到后来被迫在马嵬坡让杨玉环自缢身亡，还不如莫愁嫁到卢家能够白头偕老。这虽与光绪的性质完全不同，但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吧！遥想当年，“小乔初嫁了”，到光绪身边，备受恩宠，也曾经发过这样的痴问：“皇上这样地对待我，不怕别人猜忌我吗？”光绪很自负地说：“我是皇上，谁又敢把你怎么样呢？”（见德龄《光绪秘记》）单纯的光绪把一切估计得太简单了，这正像搞戊戌变法一样，对政局的估计太简单，可怜只落得在逃亡路上用纸画个大乌龟，写上袁世凯的名字，粘在墙上，以筷子当箭，射上几箭，然后取下剪碎以泄忿罢了。堂堂天子，万般无奈。（见吴永《庚子西狩丛谈》）我们对清代宫廷的事，不可能十分了了，但大致可以推想得出来：当时宫里后妃论聪明才智，有政治头脑的，可以说非珍妃莫属了，将来宠擅六宫，是绝对无疑的。但与老太后政见不合，留下此人，终成祸患，一有机会非置之死地不可。俗话说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”。预先砍去光绪的左右手，免得慈悲生祸患，到将来树叶落在树底下，后悔也就来不及了。老太后对这件事是预谋已久的。我赞成崔玉贵的话，“绝不是临跑前仓促之间的举动”。如果说因为珍妃年轻貌美，怕招惹是非，丢了皇家的体面，那么庆亲王的女儿四格格，比珍妃还年轻，也

是出名的漂亮，也可以说是金枝玉叶吧，为什么带着她跑到西安呢？前后一对比，老太后的心事是昭然若揭的。过去看小说，看到宋太祖这样的一段事：大将曹彬奉命兵伐江南，江南小朝廷李煜赶紧派使臣来问原因，并说：“我们没有礼貌不周的地方呀，为什么兴兵讨伐我们呢？”赵匡胤很直率地说：“大丈夫榻旁岂容他人鼾睡。”（《宋史》、《新五代史》记李煜遣使奉表求朝廷缓师，宋廷“不报”“不答”）这大概就是珍妃致死的原因吧！——历史是容许人联想的。

出逃前狠心剪下两管长指甲

早晨起来，收拾收拾屋子，静等着医生来打针。闷极无聊，于是就又拾起旧话来。一个久病在床的人，面对着60多岁的老姬，不听她的啰嗦又能听什么呢！

她慢声细语地说：

提起庚子年七月的事，好像做场梦一样，既清清楚楚，又糊里糊涂。逃亡路上，谁坐在什么地方吃饭，谁怎样洗脸，一合眼仿佛在眼前，可是细想想，又模糊不清了。所以只能照我记住的说，当然是隔二跳三地不成系统了。我说话又不会半路插杠子，总要从头慢慢地顺蔓摸瓜，您听起来也许嫌啰嗦。

我沉静地听着，这时是无须多话的。

还是由官里的情况说起吧。可以这样说吧，戊戌以前那几年，老太后主要是在园子里过，万寿节以后才回到宫里过个年。这时冬令季节，一来园子里没有什么可玩的，二来因为园子里冷。北京风多，园子里旷，更显得风大，所以才回到宫里住。戊戌以后，事情多，也就是半个月住在园子，半个月住在官里了。

官里的生活是单调的，除去了早朝叫起儿，回来，后妃们觐见，有时听听小戏等，其余就是老太后随意遛弯儿了。

夏天，晚膳传过以后，太阳还有余辉，太后要饭后遛弯儿，这差不多是定例。遛弯儿的气派很大，可以说是陪侍的人全部出动。皇后、小主、

御花园中假山下的喷泉

